樂書

三十三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經書類
別い函
三架
八千號
四八冊
貴重圖書
WA 35
6
3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樂書200巻目録1巻』　請求記号 WA35-6
ガラス使用

樂圖論

雅部

歌

詩上　詩中

詩上

詩下

詩之道出於情性則渾而爲一其義各有所宜則離而爲六風雅頌者六義之體賦比興者六義之用體立於終始而用列乎其中猶之天地設位於上下易行乎其中也周官以敏德孝行居三德三行之中繫辭以吉人躁人居六辭之中義協於此今夫根於德性之微足以風天下者風之義也出於法度之粗足以正天下者雅之義也出於功德之成足以告神明者頌之義也凡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樂書200巻目録1巻』　請求記号 WA35-6
ガラス使用

彼所有而鋪陳之者賦之義也以水比禮以魚比民之類者比之義也以黃鳥興后妃以燕燕興戴嬀之類者興之義也周官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自其理觀之謂之六義自其形於言謂之六詩其實一也蓋六德以中和爲首六律以黃鍾爲本則六詩本之情性中聲之所止也六德制之禮義中聲之所本也六律稽之度數中聲之所寓也大師教中聲所止之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然則樂有不爲中和之紀邪大司樂之於律同則以之大合樂而大師則合陰陽之聲而已於國子則教之樂德樂語樂舞而大師則教六詩而已是尊者其治大以詳卑者其治小以略嘗試論之古詩三千餘篇仲尼刪而存之者五百篇而已三百篇之義仲尼一言以蔽之者思無邪而已故弦而歌之皆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矣奏清廟之什而祖考來格奏昊天之什而神祇昭答況美教化移風俗者乎世衰道微天子不採詩太師不明變言不合雅頌奏不諧金石淫辭麗藻之唱盈於天下淪肌膚而浹骨髓矣亡所謂空言者也又焉有所感格爲哉

詩中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鬬喜則詠歌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永在言不在志是以卷耳作而見后妃以賢之志泉水作而見衛女思歸之志鴟鴞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王撥亂之志著此詩所以言志也皐陶之賡歌所以永

吾歸美之言禹之九歌所以求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
歌所以求吾用賢之言四牡之作歌所以求吾將母之
言何人斯之好歌所以求吾惡讒之言此歌所以求言
也揚子曰說志者莫辯乎詩傳曰詩以道志豈詩言志
之意邪師乙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豈歌求言之意邪蓋詩仁言也歌仁
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詩爲先歌次之合
[illegible]言之紋歌詩頌同謂之德音也記曰詩言其志也歌
[illegible]聲之舞動其容也以詩序求之在心爲志發言爲
[illegible]動於中而形於言者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
[illegible]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者歌永其言也永歌之不
[illegible]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舞動其容也此曰詩
書志歌永言然[illegible]
以八音克諧而不及舞何也曰古者

舞以八人爲佾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舞舉矣或
永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夔之所教而曰
詩言志歌永言別而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矇之所
掌而曰九德六詩之歌合而言之以統同也記曰絃歌
詩頌瞽矇掌絃歌諷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又何也
曰書先詩後歌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禮先歌
後詩者序樂之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詩下

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絃之琴瑟歌
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爲德
音之樂邪周官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
爲之音瞽矇掌琴瑟瑟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之
謂也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

若靈臺靈臺所美又不過虡業維樅賁鼓維鏞瞽瞍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王季以一諸侯之微卒能比德文王而虞悔以王大邦受帝祉施孫子如此其盛者貊其德音故也魏文侯果能放溺而好德則古樂之道是誠在我其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師也患不閑邪存誠以馴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夫豈以其不能而遂賊之邪子夏之於詩仲尼蓋嘗悅而進之不可謂不達其意矣始以貊其德音美王季之德中以肅雍和鳴頌成王之樂終又以誘民孔易勉之是子夏之於魏欲使是君爲成周之君是民爲成周之民彼其用心不亦仲尼欲爲東周意乎文侯誠能移溺音之好而好是德音內以和志外以成教則樂行而民嚮方天下皆寧矣豈特魏哉患不能平其好惡反周道之正而已然子路之於祭君子以爲知禮子夏之於君子以爲知樂至孔子論三王之禮帝舜之樂不以告回者語之夫豈以二子爲不知禮樂邪要之得禮樂以成德非苟知之亦允蹈而行之者惟回而已莊周亦謂回忘禮樂孰謂周也詭於聖人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一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二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上　歌中　歌下

歌上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爲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爲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勑戒之時也歌如之何而不作乎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天保之報上亦何

以異此然臣之賡歌始之以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以明
上之好要而下交時之所以之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
惰萬事隳以明上之好詳而不交時之所以之否也然則
君臣聞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過爲能而
以能戒爲善雖虞舜之時尚爾況其他乎然王人道也故
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俾勿壞而已帝天道也
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勑天之命惟時幾豈不宜哉
昔齊景公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
作君臣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
也齊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因
有是樂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
三月不知肉味爲哉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鍾石論人吉乃
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春食孤子乃洋然招樂因於

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談然乃作大唐之歌歌者二年
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
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賛曰
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変垂於
萬世之後帝乃唱之曰卿雲爛兮礼縵縵兮日月光華旦
旦或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宏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万
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長乎鼓
之斬乎儛之精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道卿雲蔽
蔽蟠龍僨信於其藏蛟龍躍踊於其淵龜龍咸出於其宄
遷虞而事夏也其言雖不經彼亦有所受之也

歌中

歌之所以爲樂上則揚之如抗下則抑之如隊曲則屈之

如折止則立如槀木倨則折旋中矩句則周旋中鈎纍纍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周官大司樂宗廟奏九德之歌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記曰弦歌之頌此之謂德音者則詩言其志德音之所止也歌咏其声德音之所形也蓋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已而陳之直已則循理而無所詘不亦簡乎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不亦易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成位乎其中矣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在易之坤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以靜息直以動顯故万物直乎東則之動而已是直已者必動而動已者直在其中矣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爲流通物象相爲感應故声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下應焉其形和[illegible]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illegible]

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亦化而不乖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数而不乱能勿理乎万物各有[illegible]理而自遂能勿育乎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四時迭起万物循生信乎歌之氣盛而化神固有如此者矣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亦幾是歟師乙賤工也對子贛之問有及於此是知古之審声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者豈特君子而已哉釋名曰人声曰歌歌柯也以言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近取諸身而爲人声遠取諸物而如柯葉義或然也

歌下

人之受命於無莫不具五行之氣成形於有莫不備五行之声氣異異声声異異歌歌異異宜此所以聲歌各有宜而宜定者不出所位也中庸曰寛裕温柔足以有

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又曰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是寛柔者君子之容德也靜正者君子之敬德也以仁存心而不失之寛柔仁德莫盛焉以礼存心而不失之靜正礼德莫盛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故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正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有大大則崇化其体廣大嫌於離靜以即動不可不鎮之以靜其用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不可不成之以信大雅德遠黎庶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小則川流其性恭儉以為德其情好礼以為行恭儉而知好礼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太遊儉而能廣不失之大陋小雅譏小已之得失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礼者宜歌之頌之所以為頌者稚積之也雅之所以為雅者風讀之也蓋正直為王二臣為直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為始論王道以正直為必正直則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則離靜以動不濟之以靜則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矣不汙以為廉而不以物累已不亢以為謙而不以已絶物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矣正直而靜君子之德性也廉而謙君子之德行也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寛而靜則寛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礼則乱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温也昔季札觀周樂於魯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偪曲而不屈近而不偪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寬而靜柔而正者能之乎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文王之德也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則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周南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歌豳則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季札之論頌與大雅則是論小雅與風未容無失也小雅周之所以致逸樂之盛者也孰謂周德之衰乎關雎樂而不淫者也孰謂勤而不怨乎豳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淫乎然則歌之所宜頌則寬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風則正直而靜者蓋歌以声爲主声以靜爲本此歌風雅頌所以皆本於靜也記不云乎声容靜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二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三

樂圖論

雅部

歌

九德歌　五子歌　登歌上　登歌下

徹歌　歌射節上　歌射節下

九德歌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形容之邪然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盡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於有成而無壞也始而

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鼓瞽瞽掌九德之歌以役太師大磬舞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之樂乎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焉切意爲此與屈原爲楚南郢沅湘之俗作九歌之曲異矣

五子歌

古之作歌有爲父子而作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也有爲君臣而作帝庸作歌是也有爲兄弟而作五子之歌是也然南風之歌本於孝思帝庸之歌本於勑戒五子之歌本於敘怨其出於嗟嘆之不足一也故其一欲敬人民也其二欲戒荒淫也其三戒其失道也其四戒其絶祀也其五閔其非可悔也大康逸豫以失邦昆傲高世之爲人君者也五子之怨親親之小者也小弁之怨親親之大者也乃若凱風之不怨豈以其親之過小者邪

登歌上

道以無所因爲上以有所待爲下故瞽瞽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推之大祭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奏鼓朄堂下之樂也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爲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有在乎奏鼙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有在乎奏鼓朄舜之作樂言拊詠於上言鼗鼓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如此而已蓋象形而上器形而

下於下管言播樂器則登歌以咏其声得不爲樂之象乎凡屯雖瞽矇小師之職其師而令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爲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德此祭祀之樂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声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礼樂相示而已此大饗之樂也昔者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過使之施於周公廟而已是所以賜周公非所以賜魯也記礼者彼然而言之豈禮意哉梁武帝罷三朝登歌蓋不知此

登歌下

升歌鹿鳴所以示臣德也一管新宮所以示臣事也笙入三成所以告成也遂合鄉樂所以告備也周礼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則礼之輕若雖不舞可也故燕礼言若舞則勺而已内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賓則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舞勺燕礼輕故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兄饗礼重故也古之燕礼言燕而已饗礼則謂之大焉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不以竿笙之声乱人声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也故欲其歌之也樂記之論升歌清廟主大饗而言則後世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工升席以歌祖宗功德蓋所以使之不忘本也白虎通曰鳴球搏拊何鬼神貴清淨師鯉鏘也其言特主祭祀而已未爲通論也苟爲不然諸侯大饗兩君相見之樂亦胡爲升歌清廟邪

徹歌

儀礼有司徹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語曰以雍徹蓋大祭祀告利成之後有司徹室中饋饌礼之終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大饗之礼不入牲其他亦如之諸侯大饗之礼下管象武徹以振羽則王之大饗可知矣然小師下管止於擊應鼓非若大師播樂器令奏鼓朄之為備也小師登歌與大師同徹歌與大師異者豈以徹歌為祭祀之末非大師所當親歟小師之於大師猶樂師之於大司樂大師及徹帥享士而歌徹尊故也小師徹歌卑故也

歌射節上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則王射而歌射節雖在瞽矇其師而歌者實大師役之也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大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射人以騶虞九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此言歌射節者射之有節即度數之自然以制之而已射人以騶虞九節節之數也樂師以騶虞為節節之用也奏騶虞在樂師而令之在大司樂歌之在瞽矇而帥之在大師以大令小而奏之以鍾鼓堂下之事也以大帥小而歌之以人声堂上之事也王之大射堂上以人聲歌騶虞三[illegible]以鍾鼓奏之則其声足以合奏可審而定和矣儀礼大射奏貍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又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歌奏備舉之意也

歌射節下

古者三耦及主人大夫射則有算衆賓繼射則無算有

筭者歌騶虞無筭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与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射歌五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而言故也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則此主鄉大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鄉大夫歌采蘋可也王歌騶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爲尤卑士於諸侯爲尤卑士射以采蘩節則大夫射兼歌騶虞皆卑者不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寓於鄉如此則鄉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歌人寓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五節而止不然不幾於僭乎

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

樂圖論

雅部

歌

工歌　卒歌　正歌　間歌上

間歌下　笙歌上　笙歌下　遂歌上

遂歌中　遂歌下

工歌　卒歌

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之詩也皇皇者華文王遣使臣之詩也嘉賓則賓之而弗臣使臣則亦賓於彼而已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以行禮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聖人制禮之意以王道寓之於鄉以君臣寓之於賓主故鄉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樂書200巻目録1巻』　請求記号 WA35-6
ガラス使用

酒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雖文王之詩亦不害其用之於鄉也工歌樂之所以作也卒歌樂之所以闋也主人之於工有獻送之禮工之於主人有受爵之儀主人之於賓介有辭降之禮賓介之於主人有降之之儀其飲或拜或不拜其洗或辭或不辭蓋所以定尊卑之分也然則先瑟後歌者琴瑟以詠之意也

正歌

樂以人聲爲主故合樂亦謂之歌樂亦謂之歌樂貴不獻主人獻工左瑟一人拜受爵而餘不拜笙者一人拜盡階受爵餘不拜受以一人可以統衆故也主人爲太師洗而餘不洗以君所賜尊之也左瑟祭薦工則祭飲而已笙工則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言工又言衆工言笙又言衆笙者周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序官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上瞽所謂工也中瞽下瞽衆工也笙師凡饗射共其鍾笙之樂序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胥徒不與焉則中士所謂笙也下士以下所謂衆笙也

間歌上

服有正色間色律有正律間律歌有正歌間歌蓋法度修於下則陰陽和於上故歌魚麗而笙由庚繇之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歌南有嘉魚而笙崇丘繇之歌南山有臺而笙由儀繇之也工歌於堂上以貴自然之聲笙吹於堂下以尊自然之氣一歌一吹而聲應相保以爲和非正歌也而已用之鄉人如此則用之邦國可知矣

間歌下

則南周公之所以化聖人之事王者之風也召南召公之所以教賢人之事諸侯之風也蓋王者之正始於家終於天下二南之詩為之始而已王者之化至於法度彰禮樂著然後可以言成二南之詩為之基而已今夫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妃之德也葛覃則志在女功躬儉節用后妃之本也卷耳內有進賢之實外無干政之事后妃之志也乃合樂周南則一於后妃之事而已至於鵲巢則均一如鳲鳩夫人之德也采蘩則致禮以奉祭祀夫人之職也采蘋則循法以共祭祀大夫妻之職也乃合樂召南則不一於夫人之事必兼大夫妻之事而已此諸侯之樂所以殺於王者故然王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聲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王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故也

笙歌上

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故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君臣和於朝堂上之樂也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故笙入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則父子和於家堂下之樂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其得事親之本歟白華孝子潔白其得守身之本歟事親仁也守身義也立人之道盡於此矣人道盡則天地之和應而時和歲豐矣此華黍所以終之也鄉飲酒義曰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事親守身孝弟之本也時和歲豐孝弟之應也笙入堂下以南陔白華華黍以樂賓豈貪樂哉凡以寓孝弟之教而已言歌則工一人拜言笙則笙一人拜皆指其長者言之工則不與受爵笙則不升堂受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而已衆笙則不拜受爵而坐祭立飲者辨隆殺之義故也

笙歌下

舜琴歌南風有孝思之意存焉笙象物生於東方有生意存焉故孔子既祥五日則於去喪爲未遠其心不絕乎孝思猶未全於生意也雖彈琴矣而聲不成焉十日則於去喪爲遠而有全於生意故笙歌之聲成焉蓋制祥之日可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君子所以與人異彈之者禮之所不可廢也不成聲者仁之所不忍也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故彈琴而後成笙歌此言彈琴而後成笙歌儀禮鄉飲酒言授瑟而後成笙歌者蓋二十五弦之瑟比夫五弦之琴則琴小而瑟大矣

或舉大以見小或舉小以見大其成笙歌一也

遂歌上

德音之謂樂咏聲之謂歌樂爲歌之實歌爲樂之文故記曰歌之爲言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矣詩不多言之不足之謂也維以遂歌長言之謂也蓋歌之爲樂出於民性自然非可僞爲者也治民至此其治之至歟成王之治始乎公劉厚於民事急先務也終乎卷阿求賢用吉士急親賢也急先務則智急親賢則仁樂也首樂斯二者而已故召康公所以戒成王維以遂歌三篇終焉禹之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終之以戒之用休俾勿壞者其以此歟傳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召康公矢詩以歌之雖所以樂成王治道之成亦所以直己而陳德也與夫蘇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者

哭矣春秋大夫無遂焉而召康公遂歌何也曰無遂事禮也有遂歌樂也

遂歌中

燕歌鹿鳴之三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崇丘之三遂歌周南之三召南之三大射則歌鹿鳴管新宮而已以主於歡者其樂煩主於射者其樂簡故也燕則二歌之後笙奏之前爲大夫舉旅大射歌笙之後猶未旅至射卒乃爲大夫舉旅者以燕主於飲而大射主於射故也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蓋燕而以樂納賓則又管新宮不特歌笙間合而已

遂歌下

燕禮工歌笙入間歌合樂與鄉飲同其所異者特遂歌

爾然則燕禮行君臣之義鄉飲明長幼之序在國則君
臣在鄉則長幼其義一也樂之同也不亦宜乎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四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五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鐘　歌磬　歌琴　歌瑟

歌生　歌竽　歌笙

歌鍾

昔鄭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鎛則鐘大而鎛小矣唐
徐景安樂儀歌鐘者亦編一十六枚同一簨虡凡合二
八之聲郊祀設於壇上宗廟設於堂上昔居歌磬之東
以節升歌之句其論歌鐘則是其言合二八之聲蔽於
用四清故也

歌磬

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儀禮大射之儀頌磬位乎西階之西而面東以頌出於歌聲而聲出於西言之方故也唐之歌磬編縣十六同一簨虡合二八之聲郊祀設之壇上宗廟設之堂上皆次歌鐘之西節登歌之句非不合周之頌磬也然不知編縣之二八特鄭康成臆說非先王之制也

歌琴

夫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實自舜始也蓋南風生養之氣也琴夏至之音也舜以生養之德播夏至之音始也其親底豫而天下化終也其親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然則所謂琴音調而天下治豈不在茲歟然舜歌南風之詩不過詠父母生養之德達孝思之心以解憂而已豈特解民慍阜民財哉顏回援琴而歌豈亦得於此歟漢司馬相如之爲琴歌魏曹植之爲琴調其歌雖與古同其所以歌亦在去取之域矣

歌瑟

舜之作樂琴瑟以詠於堂上所以發德而貴人聲也然則非特琴有歌而瑟亦有之矣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燕禮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琴瑟以詠之謂也漢愼夫人嘗鼓瑟高帝倚瑟而歌其亦得古人之遺歟

歌缶

在易離之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蓋陽爲實陰爲虛二爲中三爲過六二以陰居中則虛

而善應金之象也九三剛過而不中不鼓金而歌之象也不鼓金而歌則失時極甚矣其取大耋之凶不亦宜乎莊周鼓盆而歌後世有須金亦其類也

凱歌

周官樂師凡軍大獻教愷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所以示喜也樂記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蓋師之獻功謂之愷樂歌愷樂謂之凱歌則教愷歌者在樂師而遂倡之者在學士凡軍大獻而樂師預教愷歌遂使學士倡之則其大獻于社得無所待乎言愷歌不足以該樂言愷樂則歌在其中矣與鄉射奏騶虞又歌之其意一也求之載籍魏晉以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歷代獻捷未嘗無愷歌矣唐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俘賈李勣平高麗皆備車容凱歌入都亦樂師愷歌

正觀開元凱樂鼓吹之歌曲然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illegible]

樂兵衛於東門外如[illegible]工等乘馬挑樂器次[illegible]導分行於兵馬俘戮之[illegible]陣樂應聖期賓朝歡君及太廟工人下馬陣列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於殿門外一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大[illegible]前導次協律郎二人公承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其奏事請奏愷樂協律郎即率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陣樂寺四曲樂闋協律郎[illegible]樂寺太常卿退樂工等尚書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illegible]旌門外立訖然後引俘戮入獻及稱賀如別儀

會要曰大和中太常奏[illegible]案凱樂鼓吹之歌曲[illegible]

今參酌古今參備其陳設及奏歌[illegible]討有大功獻俘戮者其日備神[illegible]俘常儀其愷樂用鐃吹二部樂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illegible]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illegible]臣同慶樂等四曲俟行至太社[illegible]於門外俟告獻礼畢復導引奏[illegible]牧於旌門內中路[illegible]冑執戟於旌門外分導鼓吹令[illegible]公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illegible]奏畢兵部[illegible]

聖朝以之翊天威而鼓勇信有謂乎

謳

孟子曰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又曰緜駒處於高唐善謳而變國俗孟子曰近者謳歌而樂之史記

曰淳于髡見梁惠王會
於秦青蓋謳為歌聲之別
志曰齊歌曰謳呂氏春秋
有所傳聞然邪

有獻謳者博物志薛談學謳
調歌為謳之總名故也古樂
曰古皆謳歌而引管子豈亦

謠

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
之謠也詩曰我歌且謠
生於歌之不足也豈謠
之說史氏有莫然善歌

曲曰謠故爾雅釋樂徒歌謂
歌生於嗟嘆之不足而謠又
歌聲之遠聞故列子有童謠
之辭亦本諸此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五終

貴 5 48 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樂書200卷目録1卷』　請求記号 WA35-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樂書200巻目録1巻』　請求記号 WA35-6

ガラス使用